

ANDRÉ GIDE

COLLECTION DE GIDE

AUTOBIOGRAPHIE

传记卷

罗国林 陈占元 译 花城出版社

纪德文集



J 465.15
2001.07
3-2

N D E G I D E

纪德文集

传记卷

[法] 安德烈 纪德 著

罗国林 陈占元 译

花城出版社

中国 · 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纪德文集·传记卷

(法)纪德(Gide, A.)著;罗国林,陈占元译

—广州:花城出版社.2001.8

ISBN 7-5360-3609-4

I. 纪...

II. ①纪...②罗...③陈...

III. ①纪德, A. (1869~1951) — 文集 ②纪德, A. (1869~1951)
— 自传

IV. I565.1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59374 号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

印 刷 广东惠阳印刷厂

(广东惠州市南坛西路)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印 张 14 1 插页

字 数 320,000 字

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

印 数 4001—7000 册

书 号 ISBN 7-5360-3609-4/I·2970

定 价 21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COLLECTION DE GIDE

AUTOBIOGRAPHIE

ANDRÉ GIDE

作者简介

纪德 (André Gide, 1869 – 1951), 法国著名作家。父亲是清教徒, 法学教授, 母亲出身于大资本家家庭。纪德 10 岁丧父, 因体弱多病, 没有完成正规的中等教育。1909 年与友人创办《新法兰西评论》, 对现代法国文学产生巨大影响。1947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。主要小说和散文作品有: 《人间食粮》(1897)、《背德者》(1902)、《窄门》(1909)、《田园交响乐》(1919)、《伪币制造者》(1925)、《刚果之行》(1927)、《乍得归来》(1928)、《访苏联归来》(1936) 等。另有文学评论集《借题发挥集》、《偶感集》等, 自传《如果种子不死》、《日记》等。

ANDRÉ GIDE

COLLECTION

AUTOBIOGRAPHIE

李玉民 主编

总序：纪德的写作状态

人总难免有点虚荣心，安德烈，至少我要给你的文集作序时；首先一个念头，就是写一篇学术性强而有分量的序言，给我这编者和译者也增添点学者的光彩。

已经为你写过两篇序言。一篇为你的《散文精选》写的《同几个纪德对话》，洋洋洒洒万余言，自认为别开生面。但是回头想想，这是讨巧的做法，避重就轻，以半戏谑半严肃的口气，掩饰了学术论证的欠缺。

另一篇《自相矛盾的魅力》，为你的五篇小说的集子而写，显然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。这也是迫不得已，觉得其余太复杂，太纷乱，不如草草收笔，说多了恐难自圆。

这次出版你的文集，安德烈，是花城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联合行动，在中国尚属首次，总序必不可少，这是全面评价你的极好机会。

要写序全面评价你，除了虚荣，还有恼火的成分。恕我直言，安德烈，我觉得你为文实在狡猾，似乎设下重重陷阱，有意捉弄当时和后世评论你的人。前两次我就险些掉进去。

这次我要从学术角度出发，分析你的家庭出身，社会经历，受了哪些思想影响；分析你的作品属于什么流派，有哪些优点和缺点，有什么社会意义和文学价值……等等。总之，要抓住你这几条透彻剖析，得出让你无法辩驳的结论。

这种学术性的序言有三个要素：格式、材料和观点。格

式大致固定，有许多文章可供参照。材料则多多益善……
喂！你笑什么，安德烈？我还不至于像填表格似的，将材料填上去。即使填空白，还有个选择的问题，不能不承认，选择也能显示学术水平。

至于观点，虽是文章的命脉，但也好办。观点无非是观察审视之点，好比著名风景区围起来用于拍照的最佳角度，现成的视角谁都可以借用。何况人是活的，随便找个角度拍照，也算一己之见，取景如有特点就更好了。

三个要素惟独材料是硬件。仿佛天从人愿，法国好友，诗人德·拉苏若尔夫人闻讯，又给我寄来关于你的三本专著，加上我已掌握的材料，写多长序言也绰绰有余。

一切就绪，整理一下材料就可以动笔，不料又看到你这句话，安德烈，这句令我特别恼火的话：“抛掉我这本书吧。”

你反复发出这种劝告，我却始终未予理睬。其实你自己又何尝这么做了呢？你的《人间食粮》（1897年），过了三十八年非但没有抛掉，反而又抛出《新食粮》（1935年）。我本想诘问一声，你这话有多少诚意，让人抛掉不易抛掉的书……

喂！安德烈，你又在窃笑……是啊，我倒忘了，你这人本来就充满矛盾，一会儿肯定，一会儿又否定，很难说以哪句话为准。继《人间食粮》，你又写了剧本《扫罗》，谴责那种追求瞬间和感官的刺激。你在《背德者》中，塑造了为感官的享乐而背弃道德的米歇尔，又在《窄门》中讲了相反的故事：少女阿莉莎为保持纯洁完美的德行，就拒绝尘世的欢乐和人间的幸福。究竟哪个人物，代表你纪德先生的思想呢？

何止在不同的作品，就是在同一作品中，你也频频变脸，灵活地运用这种变术，忽而满腔热情，忽而挖苦嘲讽，忽而诙谐，忽而严肃，忽而迷恋陶醉，忽而又无动于衷，忽

而……你纪德先生在哪儿？在这些脸谱背后，哪个是你真身，哪个是你幻影？你说的话，哪些是严肃认真的呢？你在谈笑风生的时候，还是在谆谆说教的时候，才值得人相信呢？

连真假虚实都无法辨识，又怎么评价你呢？你用这些相互矛盾的作品，构建了一座迷宫。闯进来的人，沿着哪部作品所指引的路走下去，都难保不落入你设的陷阱。即使不是陷阱，也辨不清方向，走不出迷宫，除非是忒修斯，拉着阿里阿德涅的线团。

作序所依赖的三要素，显然替代不了阿里阿德涅的线团。看来，追求学术性的虚荣心蒙住我的眼睛，竟然无视你这样的警告：“要下结论的书自找倒霉^①”，“事物永远也不会有结论^②”，“生活提供给我们的大量境遇，本身都无法解决^③”。正因为如此，你的作品既无确定的方向，也无预期的结果。我若是不顾这种事实，硬要无中生有，得出几条结论，岂非缘木求鱼？

结论是下不成了，序言还得写下去，也就顾不得什么格式了。但是真正死了这份儿心，还是看了你的《浪子归来》中一段对话，特此抄录下来，好让读者明白，我放弃原来的打算，也是情有可原：

（归来的浪子对他小弟说：）

“我想同你谈谈，小弟。”

“有什么妨碍你吗？”

“我以为你睡觉呢。”

“不睡觉也可以做梦。”

① 引自《给安棋尔的信》。

② 引自《安德烈·瓦尔特的笔记》。

③ 引自《阿尔芒丝》序言。

“你在做梦，梦见什么啦？”

“跟你有什么关系！我的梦，假如我都不理解，那么你也未必能解释清楚。”

“这么说，你的梦很难捉摸啦？你跟我讲讲嘛，我来试试看。”

“你的梦，难道你能选择？我的梦可随意得很，比我还自由……”

按时下论文的做法，指出这一段的主题词，就应当是：梦、选择、自由。看了这段对话我略有所悟；至少放弃了强作解人的念头，思想顿时轻松了许多。这一场场梦，你纪德先生都不能选择，都不理解，我又何必强行解释，给你选择某种结论呢？你在1909年的《日记》中，讲得就更直率了：

“别人不易划出我的思想轨道；这种弧线仅能在我的文风中显露，一般人看不出来。假如谁在我的最新作品中，以为终于抓住了与我相似的人物，那他就错了：与我差异最大的，总是我的最新产物。”

看了你这话，我更不会试图划出你的思想轨迹了。不过我产生一个疑问：相距最近的作品与你差异最大，那么相距越远的作品，是否越与你相似呢？尽管不能一概而论，但是你这么善变，而时隔三十八年，《新食粮》却与《人间食粮》惊人地相似，这就不能不令我对你的写作状态发生兴趣。

安德烈哟，我阅读你，总想从更高的层次来理解你，总想从思想、道德、价值观念等高层次来剖析你的作品，以达到高水平的学术认识。这就好比我在你的花园里散步，不闻繁茂花草的清香，却总想闻到高级香水的气味；我在你的麦田里穿行，不闻灌浆麦粒的清香，却总想嗅到精制糕点的香味。

安德烈哟，我阅读你，怎么能否认我怦然心动，但不是因为作品精妙的语言、深刻的哲理和丰富的意蕴，而是有一种直接的感受。我感到了你的散文诗《人间食粮》、你的青少年时期的自传《如果种子不死》、你的长卷《日记》、你的许多游记，都有一种原始的冲动。你记录了追求快乐的冲动的原生状态，而这种原生状态的冲动，给人以原生的质感，具有粗糙、天真、鲜活、自然的特点。

怪不得你要窃笑，做鬼脸，安德烈，我绕了一大圈，又回到阅读你作品的最初感动点，这多少是现代文明给人造成的悲剧。现在，我最感兴趣的是，你处于怎样的写作状态，才能在你的作品中，更多地记录了现代人几乎尽失的这种原生状态的冲动。

什么东西失而复得，才格外珍贵。对人来说，最珍贵的莫过于第二个青春。你说过：“我的青春一片黑暗，没有尝过大地的盐，也没尝过大海的盐。”我知道，安德烈，你没有尝到欢乐，青春就倏忽而逝。然而，正因为如此，你一旦获得了第二个青春，就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激情；尤为难能可贵的是，这种青春的激情，一直持续到你走完人生。你在一生的总结，遗嘱式的小说《忒修斯》（1946年）中，不是再次表明：“我始终是大地的孩子……我不枉此生。”

你在而立之年之后，又经历五十来年的第二青春期。你即使在文学领域如日中天，人称“文坛王子”，即使频频出现在大型群众集会的主席台上，成为许多人崇拜的对象，你仍然是个毛手毛脚的青年，你轻浮、躁动、执拗、任性、笨拙，言行时常有悖情理，让多少亲友恼火，又让多少崇拜你的人大惑不解。我不知道，大青年、老青年，是不是比小青年做得还过分；但是我敢说，别人不理解，甚至不能原谅你的那些乖张行为，恰恰是人处于青春期的特点。

你的第二个青春，是随着新世纪，即二十世纪而诞生的。安德烈，你的创作生涯有个十分有趣的现象：你的许多重要作品，是在青年时期开始孕育的，如《人间食粮》、《背德者》、《窄门》、《梵蒂冈的地窖》、《田园交响曲》、《如果种子不死》、《伪币制造者》等，但是进入第二个青春期才陆续开花结果。这就决定了你的作品，除了处女作《安德烈·瓦尔特》之外，不像其他作家那样，有不成熟和成熟的截然之分。第二青春，即成熟的青春，在你身上构成一种特殊的矛盾体：既有成熟的思想，又保持青春的律动。这就意味你的千差万别的作品，都是在这种特殊矛盾的状态下写出来的。

我想象得出啊，安德烈，你写作的姿势，一定是紧贴着大地，闻着花草的清香，听着泉水或鸟儿的鸣唱，你浑身毛孔都张开，让每件事物都能畅快地浸入。你时时在把握：“我感受到什么？”而别人总在思索：“我应当感受到什么？”这是你与许多作家的差异。是的，安德烈，你甚至要修正一个著名的哲学命题“我思，故我在^①”，代之以“我感知，因此我存在”，将感觉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。你也是为数不多的作家，将感受事物的状态延伸到写作状态。有时我很难分辨，你是在感受还是在写作。你将感受事物的颤栗，化为表达感受的颤栗的语句。

我读着你的颤栗的语句，就触到了你感受事物的颤栗；我不能不佩服，你的感官全那么灵敏，能突然同时集中到一个点，将生命的意识完全化为接触外界的感觉，或者将接触外界的感觉完全化为生命的意识。你将种种感觉，听觉的、视觉的、嗅觉的、触觉的，都汇总起来，打成一个小包，如你所说：“这就是生命。”当然，这个小包加上你本人，就是

① 法国哲学家笛卡儿（1596—1650）的哲学命题。

你的生命。

安德烈哟，你的欲望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，竟然要“尝试各种各样的生存方式，尝试鱼类和植物的生存方式”，加倍做你整个青年时代本该做的事情：追求快乐。你的这段话说得多么好啊：

自然万物都在追求快乐。正是快乐促使草茎长高，芽苞抽叶，花蕾绽开。正是快乐安排花冠和阳光接吻，邀请一切存活的事物举行婚礼，让休眠的幼虫变成蛹；再让蛾子逃出蛹壳的囚笼。正是在快乐的指引下，万物都向往最大的安逸，更自觉地趋向进步……

每种事物都是快乐的一个载体。

万物都热爱生存，而生存之物都追求快乐。快乐变得美味可口时，就可以称为水果。快乐变成歌声时，就可以称为鸟儿。快乐排成一行行文字时，自然就称为写作。安德烈啊，不管别的作家如何，你的写作，就是感觉之歌、快乐之歌、生命之歌。

我知道，安德烈，你在童年和少年时期，特别迷恋《一千零一夜》和希腊神话故事，经常与阿里巴巴、水手辛伯达为伴，与尤利西斯、普罗米修斯、忒修斯等英雄为伴，随同他们去冒险，去旅行，从而形成了你不知疲倦的好奇心。进入第二个青春期，你的好奇心就变成欲望。你和欲望结下了不解之缘。你一生摆脱或放弃许多东西：家庭、友谊、爱情、信念、荣名、地位……独独摆脱不掉欲望。欲望拖着你到处流浪，到大都市里把你灌醉，却不给解渴，带你到荒野里彷徨，带你月光下漫步，带你乘船在波浪上摇荡，好让你进入水上的梦乡……甚至还多次把你拖到生命灭绝、惟有

风和热猖獗的沙漠：

“黄沙漫漫的荒漠啊，我早就该狂热地爱你！但愿你最小的尘粒在它微小的空间，也能映现宇宙的整体！微尘啊，你还记得什么是生命，生命又是从什么爱情中分离出来的？微尘也希望受到人的赞颂。”

是啊，安德烈，你既同欲望融为一体，就永无宁日了。一种欲望满足，又萌生新的欲望，“层出不穷地转生”。不可能停歇，遮风避雨的房屋令你窒息，舒适的床铺也令你厌恶。你在旅途上，首先寻找的不是客栈，而是干渴和饥饿感。你在无穷无尽的漂泊中，不再寻找目的地，总是走向新的境界，要见识更美、更新奇的事物，寻求更大的快乐：“下一片绿洲更美”，永远是下一个。你的理想和你的栖息地之间，隔着你的整整一生。

整整一生要走，路却没有划定。“我决不走完全划好的一条路”。（《如果种子不死》）你还借《伪币制造者》中的人物说：“您只能在生活中学会生活。”你的生活准则，安德烈，就是拒绝任何准则，“做我们自己”，让天性自由地发展，享受真正的生活。你走的是逆行的人生之路，因为必须“倒行逆施”，与虚假的现实生活背道而驰，才能返回真正的生活。

为此，你始终处于警觉状态，惟恐稍有疏忽，就走入老路，落入陈规旧俗。同样，你也走一条创新的文学之路，写作中始终处于警觉状态，坚决摒弃“共同的规则”，不写别人已写出或能写出的作品。你的文学创作同你的生活一样，避开任何责任的路标，只靠好奇心，靠求知和创新的欲望来指引，在长满荆棘并完全陌生的地方探索出一条路。不怕迷失方向，在未知的路上每前进一步，每拐过一条弯道，就给生活添一个惊喜，也给创作添一分精彩。你总拿已知去赌未

知，拿你的全部过去，再去赌新的未来，这便是争取自由的条件和代价。

这种争取是一种动势、一种变势，安德烈，你在变动中，不断地超越自己。我又忍不住，在这里抄录你对大海的描述：

没有定形的大海……惊涛骇浪向前推涌，波涛前后相随，轮番掀起同一处海水，却几乎没有使其推移。只有波涛的形状在运行，海水由一道波浪涌起，随即脱离，从不逐浪而去。每个浪头只在瞬间掀动同一处海水，随即穿越而过，抛下那处海水，继续前进。我的灵魂啊！千万不要依恋任何一种思想！将你每个思想抛给海风吹走吧，绝不要带进天国。

安德烈哟，你的一生，你一生的创作，除了变化，还能谈什么呢？你就属于那些不断地蜕变，否则就不能生长的物种。每天清晨，你都体味到新生的感觉，体味到新生感觉的温馨。每天清晨，你都丢下昨日的躯壳，上路去迎接新生。你哟，安德烈，你身上不断重复着神秘的再生。这便是生命隐秘的活动、潜在的运行、未知物的孕育、艰难的更新。你好似虫蛹，任由新生命在体内成形，而这新生命即将是你，又和原来的你不同，有时连你都认不出自己，无怪乎别人说你是“变色龙”。甚至瑞典皇家科学院也琢磨不透你的变化，直到你七十八岁高龄，才于1947年，迟迟将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你。

不瞒你说，安德烈，起初我也怪你多变，反复无常；现在我明白了，你这样变化，就能充分掌握人生的全部真实，进入生存的各种形式，也能自由品尝大地的所有食粮。为此，你将所能有的欲望推向极致，蜕变中绝不中途而止，哪

怕是邪恶，也要走到底，看个究竟：“要行动，就不必考虑这行为是好是坏。要爱，就不必顾忌这爱是善是恶。”什么事情你都可能干得出来，仿佛同时爱上上帝和魔鬼的双重诱惑，极高尚之举，还是最卑劣的行径，你做得都同样坦然。1893年，你去阿尔及利亚体会放荡的生活，完成了性欲的解放。后来你又去刚果、乍得旅行，不怕激怒当权者，执意调查殖民地问题。你还应邀去苏联访问，寻找人类的前途。你的人生旅程，就像水手辛伯达、尤利西斯、忒修斯那样，充满了新鲜的故事和传奇的色彩。

当然，事必躬亲，你也不可能完全做到。有些欲念，有些诱惑，你已心存疑虑，就不妨灌输给你的人物，让他们贯彻到底，推进到荒谬的地步。你的探索人生的旅程，就这样由你的人物延伸。同样，你的特立独行的生活姿态，也就伸延为你的写作状态。

你进入第二个青春时期之后，生命的每一瞬间都有新奇感。你尤其善于将每一瞬间从你一生中分离出来，注入一种完全特殊的幸福，使之成为一种独立而完整的欢乐。每一瞬间的快乐，都是一种新的人格，一种与众不同、与前一个瞬间也不同的特殊人格，因为在这瞬间的陶醉中，“你相信自己比实际上更善良，更高尚，更可敬，更有德，更富有……”在你看来，我们无非存在于这生命的瞬间，而生命的每一瞬间，都是独一无二并无法替代的。迷人的瞬间但你决不留恋，还要出发，逃向无限可能的幸福。一个个瞬间就这样连着无限，连起来也就构成你整整一生。

你一生的写作，安德烈，如果我理解得不错，就是要塑造出一个理想的人，即删除并抛掉一切与别人雷同之处，制造出一个“多重多变的人”。然而，你在创作中，只能向每人提供你自身和思想的一部分。因为，你巧妙地编织了一张无穷否定的网，将你的所有人物罩住，无论哪个人物，背德

者米歇尔也好，非德者法卡迪奥（《梵蒂冈的地窖》）也罢，只能体现一个追求过程、一个肯定否定过程，根本不能代表你的一生。不过，你在写作的时候，则处于超时空的状态，除了《妇女学校》和部分游记之外，你讲述的故事，都不涉及重要的历史事件。无论是《梵蒂冈的地窖》（1914），还是《田园交响曲》（1919），都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子。同样，1946年发表的《忒修斯》，也没有反映刚刚结束的战争浩劫。然而你说：“任何感觉都是一种无限的存在。”你也懂得如何在瞬间体味到永恒。你在这种心境中创作出来的作品，自然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，而是进入真正人生的永恒大循环中了。

生来就与众不同、无穷变化的理想人物，你的确创造出来了，安德烈，但既不是《伪币制造者》中的小说家爱德华，也不是《窄门》中苦恋的青年杰罗姆，而是你自己哟，安德烈·纪德先生，“不枉此生”的现代传奇人物忒修斯。

附：几点说明

一、二十世纪法国重量级作家安德烈·纪德逝世五十周年即将来临之际，花城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都计划出版纪德的文集，经过磋商，决定采取松散的分工协作的方式，同时推出《纪德文集》。不过，人民文学出版社选题以小说为主，而花城出版社则偏重散文。

二、花城出版社《纪德文集》分为五卷，计有《散文卷》、《传记卷》、《日记卷》、《游记卷》、《文论卷》，各自成篇，可分可合。这五卷中，有五分之三的篇章，是首次翻译介绍给我国读者的。

三、合两社之力，也只能选译出版纪德丰富创作的一部分。花城出版社的五卷本所选的《人间食粮》，被视为“新

世纪病”，“不安的一代人的圣经”；《访苏联归来》所引起的轩然大波，早已超出了事件本身的意义；《如果种子不死》，作者自述至二十六岁结婚前夕的生活，记录了他争取自由的缓慢而艰巨的历程；文论中的《陀思妥斯夫斯基》，既论文又论人，《想象的采访》则纵横捭阖，别开生面，都有许多真知灼见；他的日记，从1887年他十四岁写起，直到1950年他逝世前为止，包含了他所有作品的基因，是研究他的作品和传奇一生的极珍贵而特殊的资料，堪称他最少雕饰的“自传”。

四、在编选《纪德文集》时，特邀北京大学桂裕芳教授、王文融教授翻译文论，花城出版社罗国林先生翻译《如果种子不死》，首都师范大学教师由权女士翻译《乍得归来》，中央电视台编审马淑懿女士翻译几篇散文。游记卷收进复旦大学朱静教授译的《访苏联归来》、黄蓓女士译的《刚果之行》。日记卷等其余部分，由李玉民先生翻译。在此衷心感谢师长友朋的合作。

五、这里尤其要感谢陈莹女士提供她父亲的《纪德谈话录》译稿。译者陈占元先生是北京大学教授，我的受业老师。他终生从事翻译和教学工作，重点研究和翻译巴尔扎克和纪德的作品，他是最早将纪德介绍到中国来的翻译家之一。他到八十八岁高龄，还着手翻译《纪德谈话录》，其孜孜不倦的精神可敬可佩。他于九十大寿完成初稿，还坚持自己审校，可惜力不从心，于2000年冬谢世，译稿则由北大出身的由权老师完成校对工作。《纪德谈话录》是陈占元先生最后一部译作，收进《纪德文集》，也是对他最好的悼念。

李玉民

2001年3月30日

于北京花园村